

經濟改造傳記叢書第三種

賀川豐彥

日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評傳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基督教化經濟生活委員會出版

社會經濟部

Biographical Series No. 3

Toyohiko Kagawa

Published by

THE COMMITTEE ON CHRISTIANIZING
ECONOMIC RELATIONS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SHANGHAI

May, 1928

5 Cents per Copy
Price: 40 Cents per 10 Copies Postpaid

經濟改造傳記第三種

賀川豐彥評傳

著者 刑

述譯者 陳其

發行者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協進會基督教化經濟生活委員會

定價每冊大洋五分

郵費在內

每十冊大洋四角

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小引

7628

賀川豐彥是代表近代文化所產生的一種百科全書腦子的人。他是日本維新之後，東西文明混合的產兒。我們計算他的工作不下十餘種，傳教、著書、救濟貧苦人、研究社會經濟問題、開辦學校、組織工會農會、辦理統計調查等。賀川著作宗教、詩歌、小說、哲學、經濟、心理、社會主義等書計共五六十本。這種偉大的創作力，很能激刺我們。

最妙的就是他的聯合力，把平常人家以為相反，或無關的事，連貫起來。物質與精神，宗教與經濟，由他的眼光看起來，不但並行不背，而且互相影響。他治書精，治事敏。「知行合一」日本固有的文化是他的背景，日本現代社會問題，尤其是貧窮問題，是他的工作，西洋科學的方法是他的工具，愛神愛人是他的動機。這種人是新中國所必需的。

譯者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上海全國基督教化經濟大會得與賀川相聚十天，覺得賀川偉大的生活裏有兩種很清楚的痕跡，一是基督教化，二是工人化，做基督徒須像基督，幫助工人須變做工人。刑德女士這本小冊子對於賀川的人格和工作，敘述詳細，可做國人研究日本近代社會運動

賀川豐彥評傳 序

的一種臂助。

二

陳其田序於上海

十七五一節

賀川豐彥評傳

一八八七年賀川豐彥誕生於日本。家素豐，父早亡，叔父亦是富人，關心姪兒教育。九歲入日本佛敎院，研究中國經典。後來入中學，再進英語專修學校，受傳教士所感動，立志做基督徒弟。十餘歲時，家境變遷，經濟困難，名聲墮落。這種經驗打動少年賀川的心懷，使他老早感覺需要一種以道德為基礎的人生哲學。這幾年他熱心幫助主日學。後來在神戶南長老宗道學院研究充基督敎神學。

這時候賀川的體康不好，師友很替他擔憂。他去某漁村休養一年，希望恢復元氣，目觀村人貧困狀況。返校之後，時時在品川最壞的貧民窟，沿街播道。『這個貧民窟算是頂壞，差不多一萬一千貧民住在十一區房屋，一間六方尺的房子，九個人一同住，是常有的事。』賀川很受一番的感觸，二十二歲時候就移居貧民窟的鄰近，以便貫徹愛護工人，服務貧民的主張。他的人生觀是從實地經驗得來的，與貧苦人無限同情，洞悉貧窮的問題，名震世界，真是二十世紀的模範基督徒弟。

賀川在貧民窟工作四年半，即往美國留學，入波靈斯頓大學聽講，其實賀氏的神學並不是自外而入，乃是得力於內功潛養，與神交通，對於各種問題，誠心對付，求神指導，冀得正當的解決。他留美回來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回到貧民窟去，做他從前所做幫助人家改良生活的事情，他的朋友都很奇怪。賀川一生立志服務貧民，不爲外物所動，不做官，亦不做議員。他自己說『我是耶穌基督微賤的僕人』。『我雖是微小的人，但願爲主作證』。他日日做這種見證，十九年繼續不斷的做去，或是提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或是宣傳福音。著者在一九二三年到日本參觀賀川從前工作的貧民窟，現在居住的地方，他的禮堂、讀書室、讀書室是一間很小的房子，堆滿書籍，一張樓梯很斜，生活如此簡單，然而日本到處衆口傳誦賀川的德音。這時他不在家，是到東京辦理賑災事情。後來日本地震救濟時，在東京和他見面，又一次在中國亦會過他。此君的人格真是活潑——但我們可以說，他工作的時候充滿四方，離開的時候，仍然可以看出來聖人所經營的聖地。

賀川君一九一〇年與春小姐結婚。春未出嫁時，曾在某裝訂書舖做工，常來教堂幫助賀川。賀川注意此女，因爲她尊重同工，對於最貧窮的苦人，亦未嘗稍示優驕。春與賀川同住貧民窟幫

助工作，同受困苦。他們在那裏居住幾年，到一九二三年養一個孩子，因此搬家，可是樓上仍然保留，賀川常在這裏睡眠。賀川太太居住品川的時候，被舉做「覺悟婦人會」的會長。這個會是女工所組織的，出版一種雜誌，到了賀川夫婦去東京辦理災務，就停刊。賀川太太寫一本很有趣味的書，貧民窟的軼事，記載她自己的經驗，並描寫她在品川所認識的友人的生活。

貳 賀川豐彥的人格

我們要描寫賀川的人格，非研究他立身處的大旨不可。關於賀川氏的人生觀，後面另論，此處可以略述他的性格。他的身材短小，服裝簡單，穿西裝，用工人的襯衣。好幾年來，他的眼睛衰弱痛癢，有時甚至完全失明。可是他沒有時間去就醫長期養治。他常帶一個小光鏡，要看字的時候，就戴上眼。他眼睛不好的緣故是因為工作過度所致，終日慇懃著作，靠賣文的報酬來維持他所高興做的幾種社會事業。眼睛一壞是極可惜的一回事，別人或者要因此停止工作，賀川不然，照舊做下去。

賀川豐彥一生的生活，以愛為懷，他看愛之一字是基督教義的中心點。他在貧民窟做工好

幾年，只有一套衣服，如有第二套，他就送給缺乏衣服的人。他不贊成用暴動的方法來改革日本的社會生活；他和幾個團體脫離關係，因為他們打算採用暴動的方法。賀川唯一的利器是「愛」。他的教法很活潑，用英語演講時，自己每有忸怩之態，聽衆却很受感動，好像把一張圖畫懸挂在他的面前，再把他快快的說出來給大衆聽。每次講演的時候，少不了一塊黑板，他善用圖案表格來闡明靈性上的真理。他記憶統計數目，很有本領，引用統計，說明事理，甚爲巧妙。

賀川宗教上的信仰極深卓。凡與他接觸的人易受同化。他直認無諱說他是基督徒，但參加大團體運動的時候，即變通辦理。『當我起首在社會運動工作做領袖時，我永不提起基督教。我服務如同好的撒馬利亞人一樣，但他們曉得我是基督徒。很多的朋友，因為我的服務，明了基督教的性質。』

他的生活時常與上帝交通。早晨起來很早，做清晨靈修的工夫。一九二七年賀川來上海赴中國基督教化經濟生活大會，每天早晨六點鐘引領禮拜，共做七天，地點離開會場四英里。他起早與神交通，精英壯旺，魄力無窮，和靄可親，機敏伶俐。接物待人，到處實行唯愛主義。他服務社會的方案很簡單——『我愛他們，那就是了。』——隨時隨地都是這樣的表示，我們同他共聚一星

期，永遠不會忘記這種非常的經驗。他的人格時時喚醒我們。

叁 賀川生平的事業

(甲)傳教

賀川是一個極活動的人，興趣甚廣，創辦的事業很多。雖然如此，究竟他是一個基督教的宣教師。現在他在神戶做牧師，教堂很小，只有八十幾個會友，這是他的總機關，其他各種的社會事業都從此地發出去。該教堂有一個外國會友說：『凡禮拜天在這個禮拜堂早晨六點鐘做過禮拜的人，往往不能自止，那種通契的精神可以勝過夏天的酷熱，消滅一切的疲乏。這個地方很鄙陋，設備極簡單，可是精神很好，充滿四方。』

一九二七年八月賀川對上海基督教領袖說：『我在貧民窟傳道的時候，替他們做這幾件事：（一）開設免費的醫藥處，幫助身體衰弱，臨時受傷的人。（二）提倡貧兒教育，我每天早晨五點至七點教授兩點鐘的算學代數。晚上七點到八點再上課，八點以後，我同學生出去沿街播道。我頭四年在貧民窟居住的時候，街上講道，永不停止。』

此後他的生活以播道爲中心。不論辦理甚麼事業，他總是要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一九二三年日本地震之後，他在東京組織救濟事業總會，把分配牛乳，兒童衛生，婦女臨時救濟院等等聯合起來。每夜貧民來聽他講道的人很多。最近大版新開一個平民公社，賀川頗爲幫忙，開幕典禮，『賀川連講三夜，感化一百四十五人歸主，內中各種工人都有。平常禮拜很有熱心擁擠的氣象。』

賀川氏提倡青年運動，現在共有一千三百個會員，散處日本全國。他們自稱『耶穌之友』。每年開大會一次，賀川極注重這種工作。他影響該會青年的思想，使他們漸漸趨向基督教社會主義。

他到處宣傳福音。一九二七年來中國，路過長崎爲該處宣教師，主講幾次。他叫被感化的人做朋友。『我在貧民窟講道，不以信道的人做徒弟，却稱他們做朋友。有的是殺人的凶手，我受他們的打罵，甚至刀槍交加，以後慢慢的明白我的話。』他以『給少數人有機會，寬恕反對我們的人，爲傷害我們的人而死——做宗旨——基督都做過。基督的愛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情。』

『賀川前一年離開東京，專做宗教事業。他打算引領一百萬工人歸主，成績已算不錯，在大

阪工作五個月，得四千人，其他各地工作亦是很好。我有一次聽他講日本經濟問題兩點鐘講完，作短時間談話，就說糧食分配的重要問題，人民若是甘願吃大麥不吃白米就可解決，事關個人嗜好，而且是基本精神生活的問題。在這次演講，他得了五十九人信道。他打算三年內到日本各府縣遊行講道。」

講道真是此位日本偉人各種事業的中心。

(乙) 著作

自從一九一〇年起一直到現在，賀川忙碌著作，出版書報，鼓吹他的工作。『我想我若不著作，就不能影響大眾。大概我寫太多，雖然已經著了四十五本書，還可繼續進行，再出幾本。』他的書大半還未停版，銷售都是幾千幾萬。

他初期著作，有一本書敘述貧民窟的經驗，名叫貧民心理的研究，一九一五年出版，此書算是日本近著的一本傑作，描寫百萬貧民的苦痛，至為精細。結果政府撥出二千萬日金，分五年作改良貧民窟之用。賀川兩本著名小說，每本銷售幾十萬。第一本名死亡線以外後改黎明之前已譯成英語。本書係著者自傳，討論賀川哲學思想的遷變。

賀川著作甚廣，包含詩歌，宗教讚頌，兒童故事，勞工史，社會運動史，經濟，哲學，祈禱文，聖經課，等等。他現在編輯幾本書，有一本快要出版，是新約的研究，一卷一卷做下去。這本書已經預備兩年的工夫。書名向人類宣言，意欲幫助工人了解新約。抄手是一個日本女子。地震以前賀川宗教著作大半貴版，把未售的書一炬焚盡，重印賤版，以廣流傳。

除了自己著作之外，賀川亦做翻譯的工夫。他同一個助手，用一年的工夫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斯密氏的世界糧食來源譯成日文。他主編三種雜誌，一種提倡婦女解放，論文無數，每次演講稿都出整理發表出來。他自置一間印字局。『賀川經濟困難，不得不依靠筆耕進款，每月能得一千五百元日金。他雖然竭力促進日本的工業，社會，經濟，文學，政治，宗教各種活動，自己所辦的三個平民公社，還要靠他籌款接濟。』『賀川只靠賣書已得日金四萬餘元，全數撥充公益事業，自己不留分文。好幾年來，他的生活非常的儉樸。』

現在賀川有一班日本男女同志幫助他的文學工作，還有一個西洋婦女專管英文譯作，替他在英美宣傳。此君著作力偉大，影響至深。

(丙) 社會運動的工作

『賀川往往以其極端主張驚動人家。宗教上的信仰純簡如孩童，社會哲學範圍廣大，令人無從摸捉。』他實在如此。有一次在會場裏，他的演講時間被人侵用，站起說：『我現在只有三十分鐘，要講日本勞工運動，農人運動，合作運動，無產階級政治運動，公社運動，互助運動，普通社會運動。』這段話可以看出賀川社會運動的一班。

（一）勞農運動

『我愈研究貧民心裏，愈覺得我們要廢除貧民窟，應當從根本上着手，貧民窟住戶大半來自鄉村與勞動界。』……『我由貧民窟進一步辦理工會運動，因為我要廢除日本的貧窮。當時西方提倡工會運動的先知先覺，都抱這種人道的理想主義。現在日本勞工運動，唯物主義的勢力，雖比理想主義更大，然而基督教的影響亦佔相當的地位。日本全國工人聯合會的總機關，還是從前一間教堂。』

賀川組織日本第一個真的工會，開辦第一個勞工學校。據從從日本警察法規第十七條（本條一九二五年取消）禁止工人結會。起初組織工會屢被巡警解散。一九一九年賀川同幾個朋友被捕坐監，因為組織工會犯案，以後仍然為工會活動，毫無懼憚。

他自己論到日本勞工運動的興起，有幾種原因。最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貧苦，他極力設法解除這種弊病。還有一種原因就是都市居民的加增。十年前日本鄉村居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現在都市居民增至百份之五十一，日本人民一大半居住城市。全國勞動界共一千萬人，只有三百萬人操作農事。運輸事業用人很多，工廠每年加增。『城居的人有四種特色——職業不能固定，時常騷亂不安，依靠他人爲生，沒有信用，無一定居住的地方。』

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實業興盛，國富加增。有一派工人採用「直接行動」，發生種種激烈暴動。日本政府始終不明白穩健的勞工運動，採用漸進的方法是安穩，沒有危險的事情。這種態度到俄國革命後，方才改變。賀川提倡勞工運動，以穩健爲目標。『照我的意見，工會是社會的一種團體。若無適當的工會，暴動是不能免的。』

『我已經說過，當時我離開貧民窟出來組織工會，目的在乎消除日本的貧窮。起初的時候，頗有人道主義的風氣，袖領人材大半是基督徒。後來新思想新學派盛行，無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亦侵入日本勞工運動。日本學生很歡迎共產主義，工人百份之八十是反對的。』

日本全國工人總會，集合各工會共同奮鬥。這個團體的沿革，得賀川的助力不少。但是現在日本勞工運動，統一之局已破，派別很多。全國勞動團體共有五個，工人總會是其中一個。賀川自己中流砥柱，反對激烈的行動。『起首我想我們可以和蘇維亞運動合作。我容納（一）總罷工（二）排貨（三）用工會名義（四）怠工——但反對暴動……後來不成，我們就分開，因為我們不喜歡俄國式的專政，小數派該當有機會自己發展。』

賀川一面提倡工會運動，一面組織農會。日本農佃制度很壞，有時佃戶須將農產收入百份之六七十交納地主。日本第一個農民會是在神戶那間小禮拜堂組織的。後來發展起來，全國農民協會，就亦成立。

（二）政治活動

一九二五年賀川試組農工政黨，爲要聯合戰線，就與激烈派合作。日本政府立刻到場彈壓，解散這種運動。後來重新組織勞農政黨。全國農工七大總會都有代表在執行部，領袖人物全是真正工人。執行委員有人反對民治方法，主張專政，意見因此紛歧。一九二七年末，元始的勞農黨分做四派——社會民主黨，農人黨，工農黨，和農工黨，最後一個是蘇維亞式。

賀川說：『我極不願意有這麼多黨派。如果我們要和蘇維亞派脫離關係，其餘三派應當聯合起來，共抗資產主義的罪惡。』日本無產階級有組織政黨之必要，因為一九二五年國會通過成人普選案。一九二八年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有選舉權。一九二七年日本地方選舉已實行普選，賀川很關心這件事，他極希望日本平民農工各團體都能明白選舉權的重要。他組織鼓吹全國輿論的運動，竭力幫忙，使一般平民善用投票權利，不論如何他自己總不想做議員，雖然他有兩個朋友，從前曾犯類，後來受他感動，改正歸真，現在列名候選議員。

(三) 其他各種社會運動

除了政治和工會的活動以外，賀川在日本提倡合作運動和互助社。他看基督徒可用這種方法來改造社會。

一九〇〇年日本第一次通過合作法律，法雖未盡善，合作事業發展却很可觀。合作社共總有五種——信用、使用、購買、生產、消費。日本鄉村共一萬三千區，信用合作社一萬六千個，每村有一兩個。社消費合作社三百個，生產合作社亦很多，蠶絲業大半用合作社方法經營。日本消費合作社是靠大商店大工廠進行，因為規模若太小，運送貨物，頗有困難。但賀川不贊成這種辦法，他

以爲提倡大商店，喪失用小合作社改造社會的原意。他素來注重合作運動，幫助組織，鼓吹輿論，成效卓著。

(四) 統計工作

自從貧民窟時代起，賀川就已經看出確實的消息是社會運動要緊的基礎。幾年前他組織一個查調所，專門研究社會上各種重要問題。這個調查所，頗受社會歡迎，各社團常用他們的材料，同時賀川著作演講，亦用政府機關各種的統計。日本政府所辦理的普通統計，若生死率，疾病調查，商業統計等，成績很好。現在日本政府正從事調查生活費，研究幾千戶的家用預算，這種工作是很要緊的。但賀川自己仍然照舊進行，調查其他有價值的問題，不與政府重複。他遊行各處，常帶巨大圖表，說明要點。他曉得聽衆心理，選材解釋很有工夫。給他一個黑板，一枝白粉筆，他可以現畫圖表，確實不差。他真是個會用最善教授法的教師。

(五) 賀川與政府的關係

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貧窮問題，社會問題，很得日本政府的稱許。可是他竭力提倡勞工運動，常與當局發生衝突。上面已經說過，一九二一年他因爲幫助神戶碼頭工人大罷工，違犯警律